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詳見昭公元年

鄭定九年獻公卒

齊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圍霸

宋詳見昭公元年

晉魯定公四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

分晉之勢成矣

衛詳見昭公元年

蔡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頃公五年

陳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杞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廣

莒公

邾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邾公卒隱公益立

許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詳見昭元年

楚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魯定公九年秦公卒孫惠公立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夫差立

越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常率勾踐立吳闔閭

魯敬王十一年魯定三年魯景公二十九年魯靈公二十六年

陳惠二十一年昭七年宋景公八年春王何無正

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

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

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何本有正月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

得正其始者有不書即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

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昭公之弟也昭薨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

於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衞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襄贖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

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衞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

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

貽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忠

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休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

而讀之問其傳何休曰不知已之有罪

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強臣

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一月薨于乾侯

魯國之政聽命於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

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哀仲立

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

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

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篡是雖為篡而魯猶有君今昭

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

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

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

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

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

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

賊臣所得頒也何休曰定公元年春無正

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擢王法不可不書

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

不可不存也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書季氏之

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書季氏之

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克踐阼是昭公之未出未得為定公之始年也何休曰

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

年然猶踰年即位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先君崩之

少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

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

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

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亦猶晉建武元年愍

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

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元年春正月也何休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京師

疾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夫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栢淳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我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強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二代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役亦其我士弥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繼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

辨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長弘齊高張皆特不免長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不吉大夫專執也曷為不吉實吉而文不吉曷為不吉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仲幾之罪何不義城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吉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

役也國代宋受功役為反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

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

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司隸凡

大司寇刑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

訟斷反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

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

皆篡弒之前復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春秋書

不書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義諸侯不得專

執况大夫乎宋仲戔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

子命執仲戔于天子之側其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

矣之也春秋書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

都義也仲戔不受功不義也義而討不義當也然

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

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

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无王甚矣其稱人以為

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春秋書左傳云會城成周

而執仲戔是執之于成周也春秋書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

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无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

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无自尊之實也執仲戔

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

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

人之意盖有在矣春秋書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

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春秋書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書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

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春秋書此條以事

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

王側而不歸之王使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

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于京師為

伯討則非左氏序仲戔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

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春秋書楊士勛曰

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戔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

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

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春秋書使不敢以告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春秋書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春秋書公于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春秋書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

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
內也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
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
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
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
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
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後即位者不
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
也於房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
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魯人弔魯人弔魯人不弔周人
曰固吾臣也使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
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父
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
臣乎禮記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
六日而後即位也禮記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
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

喪至

禮記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
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

和以誅也而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
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禮記定公繼奔亡之後制
而始得即位此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惡以

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
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籍百人逆王世子釗音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
憂為天下主禮記成王方崩太保以冢宰命桓毛

延入翼室為夏居之宗示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
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徒回先入猶未

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

楹之間禮記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兩楹之間禮記檀弓故定

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

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

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一失幾會

或明窺伺諂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

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現諸行事為求鑒耳

禮記檀弓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而

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

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春秋詳

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臣用

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卒措尚何禮之足

言哉此所謂為求鑒者也禮記檀弓國不可一日無君

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日以謹之季

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

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汗於偽誘於利昭

公變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

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禮記檀弓之子受位於賊持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

於季札之諫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

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

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禮記檀弓定公為逐君者

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難誅於利而忘

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

以著其自立之罪此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

不嫌同詞禮記檀弓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

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

項殯而後即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

廷入翼室之享則此乃極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群

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禮記檀弓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又離之以自旌也穀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

於蔡駕鸚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
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曰昭
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
无恩於先君如此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
恩恩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不以大警動
於其臣下者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
也○九月大雩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也何
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何
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
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
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
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諒也請道去諒也則是舍其所以
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
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無上之○秋大雩有
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秋大雩
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
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
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立煬宮煬羊諫反昭公出
為例故有此分別

月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
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

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宮聖人時書必有曹謂煬公不如林放之嘆乎

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太子及其居鄆又黜

公為而立公之弟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

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

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弟

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之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弟

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

為非禮知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庶毀已久而復立

冬十月隕霜殺叔何以書記異也此大災也曷

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救舉重也

穀梁子曰救舉重也末可以殺而殺舉重西之月

霜殺救非常之災卒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

不中反仲之應未於證反則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

下之象先君默逐之耻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難殺者也於其殺而言救言其所

害也高氏曰救草之難殺者也言殺救則草皆死矣

言不殺草則知救亦不死也○或言春秋用

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救為霜所推是以為異

若十月陰霜不殺草亦但率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

而不可殺草也此年殺救則率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

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救為霜所殺又

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陰霜殺救

亦謂其獨殺耐霜之救可乎○此條殺救

得之疏曰傳嫌獨殺救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救

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

而不死重者不殺君然可而蘇氏之說亦近之若可

氏以爲上殺救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救為五穀

第三以心李氏其說亦鑿

二年王十一年晉定四年景四十九年惠二十七年

昭八哀二十九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公羊傳其言雉

雉門

西之月

陰氣

得位

言其所

皆死矣

春秋用

是以為

異

他苗

亦傷

霜所殺

又

此條

殺救

別之

救

之

救

之

救

之

救

觀雙值中不為門... 觀借天子也... 此而書實... 災及兩觀... 始也亦... 見耳抑... 兩觀先... 尊之也... 此若不言... 觀獨災... 子使舒... 忌秋楚... 于樂冬... 公子繁... 楚方竭... 楚力竭矣... 於是有人... 吳亡... 吳楚... 在南... 楚夷... 攻不... 可

鮮錄故... 一克於... 果首良... 死也... 冬十月... 作新雉... 及兩觀... 其度也... 此不正... 其以尊... 者親之... 何也... 雖不... 正也... 於美... 猶

書新作... 考譏... 僭王制... 而不能... 華也... 雉門... 象魏之... 門... 應門... 而路門... 在應門... 之內... 是天子... 之五門... 也... 天子... 五門... 庫... 雉... 應... 路... 曾... 有... 庫... 雉... 路... 庫... 門... 制... 似... 天子... 事... 事... 喜... 公... 堂... 修... 泮... 宮... 復... 闕... 宮... 非... 不... 用... 民... 力... 也... 而... 春... 秋... 此... 百... 同... 此... 百... 同... 此... 百... 同...

不書新作西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章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董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夫

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

為非何以林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魯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後而大之也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昔舊而不死以為非觀變而不知少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注二十九年新作延廡不書作言

魯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後而大之也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昔舊而不死以為非觀變而不知少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注二十九年新作延廡不書作言

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

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新之有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

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

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雉門先災不得日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節也各順其序

而書之耳

有故也言作制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言新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既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甲子年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年 齊景四十一 衛靈二十 魯昭二十

昭九年 魯哀三 春王正月 公如晉 定至河乃復

故晉怒而公比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

于臯融... 內有強臣之讐言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外不見答於晉故危而月之... 閻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

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發于鏹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 乘殉五人莊公辨急而好察故及是五日莊公也在

位三十二年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明子技技作枝邾子居

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 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 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明魯之輕邾也... 當昭公時侵祥之會猶未爾也... 邾君祭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燕九月而出會盟薄... 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鄆沂田州仇何忌並書一泐及... 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

附錄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 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青奕馬...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 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 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 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 其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 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晉定六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二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

夏于召陵侵楚

夏于召陵侵楚

疾弗得言於汜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我
不亦難乎永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
損於楚而失中乃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
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曰或
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國子曰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
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
天討无功而還故書侵

按左氏傳林悉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

諸夏子偽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二年而後遣蔡

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

元老在焉若能暴浦小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

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滿矣田氏曰據齊桓伐楚晉

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

諸侯無功而還音書曰侵楚陋之也國子曰入林定竟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曰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也
也書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
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以國討之
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
罪其志甲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
矣國子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
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
遠矣不亦病乎國子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
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
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
之可謂盛矣乃不能獲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
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
自此始也田氏曰楚為不肖晉率諸侯為蔡伐
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國子曰
國子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襄公志於佩裘使
蔡侯自紀晉士鞅以路罷高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
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也國子曰晉霸之所以
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國子曰召陵之會
晉可以復伯而失其幾也夫蔡陳鄭許頭胡蓋服後
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
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
合十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

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元復宗諸侯之望矣春秋有以書侵晉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襄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然後然其為伐師雖義雖直而迫虜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拍率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季者知拍率之為廢則知召陵之為敗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魯哀公十四年春齊魯會于平丘詳見僖四年三也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為幸下以不能討楚為繼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玉歸殺之

作歸姓音生後同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齊桓先侵

者懷大者思今此先侵楚而後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書以歸罪沈子

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書滅罪蔡也言以歸

又譏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腹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

位皆不仁矣所惡鳥故於前無以先去聲後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

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

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昭公沈

以車七身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卒之以
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
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
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
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魯後而再
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魯公以不獲見於晉
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魯召
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首言盟異處故也魯
氏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
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魯曰卑馳鄭地城
也卑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季孫意如故二年朝晉至河而復公會諸侯求為此
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
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侵楚之陋卑馳之盟序與不
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魯曰重言諸侯劉子
及諸侯明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
者矣魯曰首止葵立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
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
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
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
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
諸侯盟于宋屈之盟公不與召陵之會又與於卑馳之盟則
盟于屈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卑馳之盟則
非後至此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當書
曰諸侯盟于卑馳如祝柯重丘會盟踐土之盟而
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
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
晉之不復能主盟也魯曰左氏云將長蔡於衛
祝艱公於長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

蔡盟傳文也。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喜哉？**魯季氏曰**：「工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把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杜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周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

蓋君在殯，則葬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尔。

許遷于容城

周曰：容城地，許至是蓋

闕在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也。許至是蓋

四遷矣。**王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細悉以自遷為文。蓋

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圍而

秋七月公

至自會。伐楚，召晉疾，而以會公者，不成乎伐也。張氏說亦發明。

上文公及之義。○**劉卷卒**。卷音推。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卒**。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

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明為諸侯主也。

子卷卒。亦譏求也。故書之。○**劉卷卒**。王者之制，內諸侯，祿

列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

人之事也。○**劉卷卒**。召陵會罷而卒，則知臯鼫之盟，以疾

不與也。○**劉卷卒**。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

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

於諸同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劉卷卒**。穀梁云：

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

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

特書卒然平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

從赴告云尔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

氏之說亦得春秋意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楚為沈

外之旨不可不取也故圍蔡不書即帥師者見其厲暴而不自反益而必

實將敗之毀是以微之書楚公孫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

趙鞅獨此襄瓦將而書人故何低許氏之說如此○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

虞圍公作圖○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

於窮弱也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

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

棄諸侯之罪而蔡无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晉雖有

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也葬劉文公外大夫

非詐襲故稱將稱帥以著其暴耳葬劉文公天子歲內

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葬劉文公天子歲內

諸侯列國不常与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也也高

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注會之也○

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

溫子如成肅公單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歲內諸侯皆

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刘文公皆聖人

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政而謂劉

采邑下係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冬十有一月庚

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出奔鄭拍率公作伯莒作伯莒

族出伯州犂之孫詔為吳太宰以謀楚楚之殺卻死也伯氏之

无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与

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与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以速戰不然不覺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
帥陳于柏舉闔戶之弟夫既王晨請於闔戶曰楚無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闔戶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
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黃
死公孫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愛中國其愛中國柰
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救弓而去楚以干闔戶闔戶曰士
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
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
襲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
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
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悉為是與師使襲瓦將而伐
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
君如有愛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
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
友相衛而不相詢古之道也吳其蔡疾之以之則其卒者何
也吳信中國而後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後夷狄矣
也

楚地
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君之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
也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且日夷狄求
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
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
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
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愛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為是與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吳其蔡疾之以之則其卒者何
也吳信中國而後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後夷狄矣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去盟主不
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赴惡不悛音復復扶又
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
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
反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
穀之望雨也不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

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以故故召陵

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

曰以者。蔡侯左右之曰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

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

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普師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

請會。逢其適。適逢其偶然之幾會也。謂非有救災恤鄰

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

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爵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

于吳。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盟主之不據

諸侯之不君也。陳曰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

皆進吳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其矣故

記其出奔。特敗而稱人。不能外諸罪賤之家曰自

至。甲繼世。卒。國事付之。襄瓦。襄瓦無厭殺人不自

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世。卒。之。敗。書。瓦。出。奔。誅。大

臣之敗國也。春秋之情見矣。春秋書以師

以蔡。衛陳伐鄭。以夷狄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

楚。以夷狄攘夷狄而救中國也。二書以雅。柏舉。為善

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屬。陵。季。氏。曰。用。兵。以。列

城。僕。戰。書。人。敗。書。師。奔。書。各。與。

玉子常之罪。固。而。楚。之。輕。於。任。

庚辰。吳入郢。郢。作。楚。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

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鏃。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

吳師于... 誰能免... 哉三戰... 其身而... 季羊以... 王殺天... 不悔命... 人之約... 犯是余... 隨人曰... 於楚而... 以獎天... 之北吳... 密迹於... 之何乃... 吳人曰... 貞與申... 胥子之... 子能復... 我必能... 及昭王... 在隨中... 包胥

於君疆... 亡君之... 寡人聞... 未獲所... 秦師乃... 秦何君... 國梁傳... 王之墓... 之軍敗... 反矣何... 其賢也... 三敗吳... 居其君... 其大夫... 而深為... 王遷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全乎于其君

之室。大夫舍丁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評
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
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賤之。奉天討也。伐國
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也。集之耳。殺其父兄
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
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
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媸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
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得春秋之法矣。其都猶不能守也真謂曰入用不言
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家前書吳
子褒之也。此書吳賤之也。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

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公定
撫輯其民。入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其虛。以來
自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者。侯而
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楚君尋反。因國不絕祀。故不言滅。穀梁存
為義說不足取也。楚當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
嘗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耶。信二十八年晉侯
侵曹。而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成申八年晉侯
善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
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年不書。吳入郢之文。而設之。左
傳於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此條
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魯公穀作入楚也。而此條
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畧。文者非
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
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
夫以赫赫楚國。而決限之間。吳得入。其國都無人矣。
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郢同。穀梁精矣。
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敬王十五年。晉定七年。晉景四十二年。晉靈三十二年。昭十
五年。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御元

丙申

年昭僖公... 昭昭... 景十一...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三月

附錄

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歸之曷為不言

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序故言我也... 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也蔡為楚人所困... 則環視而不能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

也故特書魯而不序... 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十五年輸王粟不書... 以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宋災歸財非所當急... 此年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 徒歸粟于蔡耳故略之與城楚

立成陳同義或以為... 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

歸以美之過矣苟以... 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自賄亦可

以為美乎... 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

屬之忘入義而事小... 惠公穀之旨其時

越入吳吳在楚也... 於越者何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何於越者未

不能慕中國故以本... 俗自通

也越者中國稱之者... 也

從其舊號也吳楚爭...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 二十年而吳不復稱人矣

入其國至十四年又... 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

歸者是以君子惡之... 嗟夫闔亦爭入吳意有所遂而愛有

所志矣... 盟晉之功而於越又不以中國之隙目之蓋交

年昭僖公... 昭昭... 景十一...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三月

附錄

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歸之曷為不言

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序故言我也... 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也蔡為楚人所困... 則環視而不能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

也故特書魯而不序... 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十五年輸王粟不書... 以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宋災歸財非所當急... 此年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 徒歸粟于蔡耳故略之與城楚

立成陳同義或以為... 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

歸以美之過矣苟以... 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自賄亦可

以為美乎... 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

屬之忘入義而事小... 惠公穀之旨其時

越入吳吳在楚也... 於越者何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何於越者未

不能慕中國故以本... 俗自通

也越者中國稱之者... 也

從其舊號也吳楚爭...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 二十年而吳不復稱人矣

入其國至十四年又... 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

歸者是以君子惡之... 嗟夫闔亦爭入吳意有所遂而愛有

所志矣... 盟晉之功而於越又不以中國之隙目之蓋交

年昭僖公... 昭昭... 景十一...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三月

附錄

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歸之曷為不言

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序故言我也... 歸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也蔡為楚人所困... 則環視而不能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

也故特書魯而不序... 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十五年輸王粟不書... 以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宋災歸財非所當急... 此年諸侯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 徒歸粟于蔡耳故略之與城楚

立成陳同義或以為... 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

歸以美之過矣苟以... 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自賄亦可

以為美乎... 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

屬之忘入義而事小... 惠公穀之旨其時

越入吳吳在楚也... 於越者何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何於越者未

不能慕中國故以本... 俗自通

也越者中國稱之者... 也

從其舊號也吳楚爭...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 二十年而吳不復稱人矣

入其國至十四年又... 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

歸者是以君子惡之... 嗟夫闔亦爭入吳意有所遂而愛有

所志矣... 盟晉之功而於越又不以中國之隙目之蓋交

君也子行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並
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
之乎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

及視罪與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汪氏曰

變以明卿卒意如何以書卒見音定公不討逐君之

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

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致碎音解意如何以明

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

難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恣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曰意如謂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鞏何也曰以定公

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鞏遂之猶君也隱

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

而絕之則其著不亦殊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

不書正月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

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

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詩先君之賦致季氏之

禍而志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亦宜乎

春秋卒意如不貶之也

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

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

以疾定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姑之子成子也子州仇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人戰而自縊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

拍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

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

敗奔為堂然夫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

師吳子居樂子其特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以敬舊。宣憚焚之，焚之而戰，吳師敗，又戰于公
遂過歸，葉公諸梁之弟右，城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
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及秦、邴、皆奔齊。○楚
子入于郢，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
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蓋尹膏涉
其幣，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闕巢申包胥。王孫賈
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遂賞王將，李季辛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祭尹王之在也。于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解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千城，樂復命于西，問高
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賊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對曰：固辭不能。子使示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
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蒍帥師圍鮮虞。晉士蒍，鮮虞報觀虎之
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置之。

六年，晉定公八年，景公十四年，靈公二十一年，昭
昭六年，哀三年，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

滅許，以許男斯歸。許，鄭之隣，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四，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其君楚，固其國，至于

命今游... 因楚之... 與兵... 許元... 晉之... 命非... 後好... 安... 師是... 弱... 晉... 而... 簡... 楚... 耳... 此... 皆... 非... 國... 君... 臣... 之... 罪... 也... 若... 夫... 以... 其... 君... 扁... 則... 游... 速... 許... 男... 均... 有... 罪... 焉... 魯... 齊... 鄭... 之... 黨... 合... 天... 下... 遂... 無... 伯... 之... 始... 也... 自... 隱... 十... 一... 年... 鄭... 入... 許... 而... 齊... 鄭... 之... 黨... 合... 天... 下... 遂... 無... 許... 王... 自... 定... 六... 年... 鄭... 滅... 許... 而... 齊... 鄭... 之... 黨... 又... 合... 天... 下... 遂... 無... 晉... 許... 以... 大... 岳... 之... 裔... 不... 能... 屈... 節... 於... 鄭... 而... 其... 心... 向... 楚... 其... 亡... 固... 宜... 獨... 終... 則... 世... 變... 亦... 可... 感... 也... 夫... ○二月公侵鄭... 晉... 討... 鄭... 之... 伐... 胥... 靡... 也... 往... 不... 假... 道... 於... 衛... 及... 遷... 陽... 虎... 使... 季... 孟... 自... 南... 門... 入... 出... 自... 東... 門... 舍... 於... 豚... 澤... 衛... 侯... 怒... 使... 弼... 子... 繼... 追... 之... 公... 叔... 文... 子... 老... 矣... 肇... 而... 如... 公... 曰... 尤... 人... 而... 效... 之... 非... 禮... 也... 昭... 公... 之... 難... 君... 將... 以... 文... 之... 舒... 鼎... 成... 之... 昭... 兆... 定... 之... 經... 緯... 苟... 可... 以... 納... 之... 擇... 用... 一... 焉... 公... 子... 與... 二... 三... 臣... 之... 子... 諸... 侯... 苟... 憂... 之... 將... 以... 為... 乎... 大... 妙... 之... 子... 雅... 周... 公... 康... 叔... 為... 相... 睦... 也... 而... 微... 小... 人... 以... 棄... 之... 不... 亦... 誣... 乎... 天... 將... 多... 賜... 虎... 之... 罪... 以... 斃... 之... 君... 姑... 待... 之... 若... 何... 乃... 止... 周... 師... 而... 討... 之... 是... 時... 季... 孫... 斯... 初... 嗣... 卿... 位... 陽... 虎... 執... 命... 公... 囚... 師... 而... 討... 之... 是... 時... 季... 孫... 斯... 初... 嗣... 卿... 位... 陽... 虎... 執... 國... 命... 文... 迫... 於... 晉... 令... 道... 退... 皆... 不... 由... 公... 也... 武... 僅... 為... 清... 師... 以... 掠... 境... 故... 不... 書... 伐... 而... 書... 侵... 觀... 季... 孫... 獻... 俘... 於... 晉... 則... 實... 迫... 於... 霸... 令... 而... 非... 有... 侵... 王... 之... 實... 矣... 以... 是... 時... 陪... 臣... 職...

國命... 其... 推... 亦... 不... 厲... 公... 也... 廬... 陵... 李... 氏... 曰... 自... 宣... 公... 十... 八... 年... 晉... 公... 伐... 杞... 之... 後... 魯... 無... 君... 將... 者... 八... 十... 年... 至... 是... 而... 後... 一... 侵... 邾... 再... 能... 張... 實... 以... 陪... 臣... 公... 山... 不... 但... 既... 微... 之... 徵... 也... 然... 本... 非... 公... 室... 師... 耳... 當... 是... 時... 晉... 伯... 已... 失... 諸... 侯... 比... 皆... 離... 惟... 魯... 未... 叛... 故... 托... 公... 以... 出... 齊... 之... 師... 雖... 出... 晉... 令... 而... 陽... 虎... 之... 徒... 魯... 於... 勇... 嗇... 於... 禍... 以... 逞... 其... 意... 春... 秋... 皆... 書... 侵... 以... 志... 其... 無... 名... 行... 師... 而... 輔... 伯... 之... 非... 其... 道... 也... 此... 與... 成... 六... 年... 一... 侵... 宋... 同... 一... 書... 法... 不... 然... 奉... 伯... 令... 而... 討... 伐... 周... 之... 馬... 何... 不... 公... 至... 自... 侵... 鄭... 周... 公... 內... 有... 強... 臣... 不... 能... 討... 伐... 周... 書... 伐... 成... 陽... 虎... 專... 政... 欲... 徵... 魯... 於... 鄰... 國... 使... 衛... 侯... 不... 聽... 公... 叔... 發... 之... 言... 魯... 師... 危... 矣... 故... 致... 之... 夏... 季... 孫... 斯... 仲... 孫... 何... 忌... 如... 晉... 魯... 子... 往... 報... 夫... 人... 之... 幣... 晉... 人... 兼... 享... 之... 子... 孟... 孫... 立... 于... 房... 外... 謂... 范... 獻... 子... 曰... 陽... 虎... 若... 不... 能... 居... 魯... 而... 息... 肩... 於... 晉... 所... 不... 以... 為... 中... 軍... 司... 馬... 者... 有... 如... 先... 君... 獻... 子... 曰... 寡... 君... 有... 官... 將... 使... 其... 人... 鞅... 何... 知... 焉... 獻... 子... 謂... 簡... 子... 曰... 魯... 人... 患... 陽... 虎... 矣... 孟... 孫... 知... 其... 魯... 以... 為... 必... 適... 晉... 故... 強... 為... 之... 請... 以... 取... 入... 焉... 陽... 虎... 陪... 臣... 陪... 臣... 也... 而... 執... 國... 命... 欲... 蕩... 覆... 公... 室... 以... 自... 封... 已... 三... 出... 矣... 事... 不... 成... 故... 盜... 寶... 玉... 大... 弓... 以... 逃... 春... 秋... 本... 其... 禍... 之... 所... 構... 自... 二... 子... 之... 使... 夫... 以... 二... 子... 之... 力... 專... 國... 擅... 君... 而... 陽... 虎... 能... 制... 之... 進... 云... 則... 進... 止... 云... 則... 止... 矣... 復... 為... 之... 請... 於... 霸... 主... 之... 國... 此... 其... 無... 所...

乘昔之君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
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
出偏師向魯鄰國意如之罪今以與無名之師而加于
魯當為而不為焉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
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敗也
○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
晉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乘也
○秋而雨大雩晉趙盾
功於是而○九月大雩
其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
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
定公又不知敬而有寶王之拘世鄉之逆陪
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以爲後鑑
○冬十月
附錄 籍秦送王已也王入丁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
後朝于莊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八年 晉定十 景四十六 晉靈三十二 昭
信四 昭十四 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陽州七皆

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
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

顏疇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 報國夏之
伐也 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鬪志 周氏曰 去年齊伐我西

鄙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魯魯政不復
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 長齊本出於

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 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
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 張氏曰 魯

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
故書致以危之

附錄 左傳 二月己丑单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
子伐簡或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

子伐簡或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

子伐簡或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

子伐簡或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

趙盾而言晉師存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宣十二年

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亦書晉師於以見人臣不可取

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反式智於齊以移其

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

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

鄭不書諱之也四却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

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列國曰晉人與師

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

人之急者也魯昭公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

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國

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同曰此趙鞅之師

也不言大夫者若公會大夫之辭也

公至自死亦特相會往采祿地之例廬陵李氏曰會師

之說胡氏於蔡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

前說微異蓋一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

會大夫特因此又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

師師侵鄭遂侵衛十一作趙盾晉師將盟衛侯于

也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遂衛侯之手以擬衛侯怒王

孫賈遂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在禮是事

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

惠焉請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

有益也公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

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進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

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靈卒報

尹闕也遂侵衛同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

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

絕齊之去國也晉不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承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也從祀先公大事書禘又不書日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故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為禘邪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邪宜曰禘于太廟為時享亦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許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無他文同辭而書之也見音事出陽虎而不可

詳也其亦深切著明夫也從祀者何順祀也魯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詳曰從祀也夫嘗祀之不順多矣武公湯公在當祀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祀不止為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祀不止為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偽之迹徧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傳曰從祀先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傳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

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乃以諸西鄙尽借邑人之車鏃其軸磨
約而歸之載葱葱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
以葱葱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
乎公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
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火弓武王之戎弓始封之戎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音封

父之繁扶元弱也古諸侯繁弱大弓名子孫世守

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

易代弘璧琬於阮琰以舟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琰主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允和皆古之巧

莫不陳列未直為美觀也工垂舜時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

其政陪臣擅權陪重也大夫為諸侯之臣雖

先公分扶問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

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璜不

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

不敢忽矣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失今得

以明其失而復得也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

盜微者不可再見寶玉大弓三傳之說

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

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以爲無益於近用抵以

定公見竊於陪臣迨夫陽虎以爲無益於近用抵以

爲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盜以正

重可憐邪憶納宮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

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於也貪

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也。蓋也。按綠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竊猶不。羞書地。有向羞乎。五氏曰。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禁。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禁。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若左氏以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伐晉夷儀。敗

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後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穆弼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弼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數田。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騖之。斬晉車。一乘在中。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馬其半。寡人

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年。人欲伐之。齊師克城而歸。其。中。年。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敗之。齊侯致。齊。又。時。又。時。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齊。而。衣。翟。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穆。弼。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實。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緣。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蔞。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又。次。于。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二。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杜。預。云。無。諱。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二。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齊。衛。三。次。而。後。伐。胡。天。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

心之義也謝氏以爲乘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与无
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
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
不過侵尋犯其意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
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昭王二十一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昭十六年昭定十九年景四十八年靈三十五年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俘不十盟良不偏於神焉不祥於德焉德義
於人焉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濠辟之將盟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
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儀象不出門嘉祭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批釋也批釋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以昭德也昭德不如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
以昭陰之田也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
焉兩君致向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類谷之會孔子相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
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
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
使之道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
馬行法焉首足異月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

蓋為此也。因是以前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何曰：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朱儒之祭，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從，或諸侯者，誅於是，誅彼。朱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同。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

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鼓反。而起，欲以

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

兩君合好，呼報反，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反。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

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言，與行古人之

道。記孔子世家，曾以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

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

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

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

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音焉。

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

辭，以請齊為軍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

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疆，以其逆而

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失非疆弱也。在道而已。不

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

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

常欺魯，魯常常不能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

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他如何不動？

曰：犁彌之奸，策天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

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揚子寔見篇仲尼用於魯齊

儒無敵於天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

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

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

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出而同神於土皆安

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也其曰天之將

喪息浪反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也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

嫌之有如鄭來歸初及齊來歸衛室是也鄭謹龜陰

田言來歸以足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龜陰

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室同齊疆於天下伐盟主台諸

侯于鄭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初夾谷之會也

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心人心之論也

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孔子夾谷

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誓如不可

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取濟西取汶陽

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

非彼自以歸也惟難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

人自以歸也惟難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

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為

之華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

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季果非无實也左氏所載

茲無還之對陋矣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是年為大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音后又下講反

公若貌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武既定使師馬正
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師宰武既定使師馬正
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
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固而授之未則可殺
也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師
叛武叔懿子圍師弗克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師
故叛公東南有師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師
無益縣東南有師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師
師公作費公秋二子及齊師復圍師弗克叔孫謂師
工師駒赤曰師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
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駒赤
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
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師人為之
宣言於師中曰侯犯將以師易于齊齊人將遷師民衆
兇懼駒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
也猶是師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
與子地且盍多告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
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師將至駒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師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駒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駒赤
先如宿侯犯殺每出一門師人閉之及師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駒赤曰叔孫

民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駒赤曰止而與
之數駒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師
師叔孫氏邑也侯犯以師叛不書子策書圍師則叛
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師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
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
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
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宋孔子曰天下有道
語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
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
惡下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
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

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大夫攻

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縱不奈何使彼大
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
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震服之屬皆
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
章極分曉注曰曾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
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
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
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
屬馴亦多方為詐諉之謀誘之出走是數通國之人
習為罔上之幸也失政刑矣該詭欺誑誣偽不誠下
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
保有國
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讓而說言乘之罪
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
月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富獵十一八乃其室而以五與之公

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黽黽效之公取而朱其尾繫以
之目及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子也而獨卑雖亦有
願焉子為君禮不過公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
弗止注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仇
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注曰經書公子地宋
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
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為景
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地一則曰
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難以公子地為庶
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自胡氏亦
曰宋公以嬖離故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釐
行雖為景公之弟而其
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釐注曰安甫齊地注曰前此齊與鄭衛
盟鹹盟沙矣今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
嘗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
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注曰武叔聘
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注曰武叔聘
之曰子叔孫若使即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較
邑際故敢助君愛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計

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
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也謝致也齊以致
即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也齊以致
谷之會歸我郵謹龜陰田侯犯以郵齊齊人又致郵
是以叔孫○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如齊謝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字彊苦侯反○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
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與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辰曰暨也宋公寵向雖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
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
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
率出奔稱各亦罪之也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地怒
扶救乙 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
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反數也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宴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
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
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
佗石彊與之偕行仲彊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
辰俱奔凡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數也夫
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現仲佗石彊見脅於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牽而去故曰暨交誡之也○何休云辰言暨
者明仲彊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為輕何故反序
上乎又何為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也
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
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也暨之意彊也規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

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為辰所脅
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
於公穀說則胡劉之說平字義精合然又於事迹目

獨謝氏曰仲仲石強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正
從之故書暨辰綠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
之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
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宋公
強而罪之也入蕭音及者以逆首歸宋公
之弟辰而罪之也以主公毅疑得經意

註 敬王二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年 齊景四十九年 魯昭二十一年 魯陽三 陳閔

昭十七 景十八 泰惠 昭二十一年 齊景四十九年 魯陽三 陳閔

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

弟也及仲仲石強公子地以

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

也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弟也非也公子去國而辰棄親出奔

挾黨為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夏四月 ○秋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暨仲仲石強

從之大為宋患寵向應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口賤可殺而不

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

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之別筆列其罪一施

之故不稱暨而稱及焉不得已非大臣也而况乎得

已而不得已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

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

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親无將將而誅焉况據邑

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辰言及者後汲

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

矣 羊註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為

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仲石

疆下及字屬宋
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還音旋泣公殺作益

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山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

曾孫魯自文公之霸嘗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

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

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泣盟也書輸平以

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

始終也魯自僖公以來山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

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護慝而昏其間則无

以令天下經於執樂和聲也

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

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曾於齊晉本兩

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敬王二十有二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疆下及字屬宋
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還音旋泣公殺作益

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山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

曾孫魯自文公之霸嘗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

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

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泣盟也書輸平以

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

始終也魯自僖公以來山服於晉至今始叛還叔詣

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護慝而昏其間則无

以令天下經於執樂和聲也

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

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曾於齊晉本兩

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敬王二十有二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昭二十一年昭定十四魯景五十七曹靈三十七

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音祈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
曰制國不過千乘羅謚反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此坊音防民諸侯猶有叛者見坊故家不藏
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費成者三家之邑
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
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色角反有叛者三家
亦不能制也音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叛公圍而不
克音有天下而不謹於禮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音
未流之患音勝言哉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音
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
子曰昔臣執國命矣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

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
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
所惡音烏故反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
音月而可三年有成音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
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秀
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燹音一說破
了桓子使不信之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力足以抗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強於郕故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二家之願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以孔子之相魯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不即人心之論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治出之禮律衰出之
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无
疑也音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

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卒此謬蓋因南前
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待強以叛君
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
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邱皆墮獨公欽處父方
持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
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鑑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
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欽處父比成既
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公曰三家之城
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
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
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
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邱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
邑不墮而至其墮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
子之言而不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
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
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
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其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
孔子何胡氏以為焉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
然也魯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流曰不違有二
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魯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
空為司空冠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士之宜咸得其

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欲惟來歸四
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固无妄民七日誅少正
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魯有墮邱之
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
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
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
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
季桓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
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
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為萬物所
謂立之斯立綴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觀
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
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
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
之耳亞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
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
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
邱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
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
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謂叔季自墮其
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

私邑於聖人无与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
年疾犯以邱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
於魯而後墮之邪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用司憲六年盟于艾也
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在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
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一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殺將圍非國言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矣

按左氏將墮成公欽力檢歎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
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天子令行

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與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推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邱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子子墮邱費而獨
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其致危之也

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
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息亮

事然後誅少詩照正卯與音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
信於市男女別筆列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

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誅焉豚弗餒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弄康樂以遺魯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君曾君忌於政孔子遂行

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反在呂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此

反亦不能為患從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

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

書至空圍成危之也初作二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三家之疆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成防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

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可也吳氏曰叔孫武孫毀聖人者也孟子子季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

曾而叔孫首墮邱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為可惜耳

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不墮

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運之其年公

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訪

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魯氏曰按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

反不可墮者強者不竟而弱者竟之故也或問墮三

日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則費邱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

第喚醒了叔季一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

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邱之叛存為叔

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

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

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

負固弗服雖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脩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衰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

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滿合昭公之
墓。為司空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
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
斯。墮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
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園大蒐
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
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祭。孔子行等皆
為十二年事也。**周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
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
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
及我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齊。始於此。致焉。蓋桓
公弒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莒伐鄭。踰年始還。故
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桓外攘夷狄
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
也。唯壯丘之盟。過二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
間。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至焉。
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
亦有二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
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
亂之世矣。**○**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于乘
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
之乎。又云。何危爾。遠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

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也。
沮於陪臣。以得返。幸耳。

昭王二十有二年。晉昭十五年。齊景五十一。鄭聲四。陽五。二十

四。昭十九。景二十一。惠春齊侯。景衛侯。次于垂。

晉無備。疾于段。公作段。春齊侯。衛侯。次于垂。段

曰。可。帥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終。終。不。三。月。不。能

唯。那。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乃。介。而。與。之。乘。驪。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高。平。鉅。野

將。使。師。伐。晉。以。垂。段。以。為。援。垂。段。一。名。郎。氏。高。平。鉅。野

縣。西。南。有。郎。亭。書。夏。築。蛇。淵。園。時。也。注

次。垂。段。與。九。年。次。五。氏。同。書。昭。九。年。郎。園。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
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園
不。待。農。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園。猶。可。無。民。可
乎。于。以。見。魯。之。無。人。益。甚。也。魯。政。不。脩。而
非。時。勤。民。築。園。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園。成。不。克。端
而。力。此。何。振。之。有。晉。國。之。園。一。而。已。成。築。蛇。淵。園

昭宗即南定築蛇淵圍何國之多也盧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間懼可以般 ○大蒐于比蒲此音毗高樂乎此决非孔子為政時 ○養禽獸待政獵也築圍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何為哉曾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戮蒐焉 ○衛公靈孟疆帥師伐曹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 知以禮為國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謂邯鄲故重戰如此 午日歸我衛貢五百家言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况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謝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子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午趙覆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可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訟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鞅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晉陽即太原別名

按左氏趙鞅謂邯音邯音丹曰午鞅歸我衛貢五百家吾善如字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身食亦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戶即也而直書曰叛何也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氏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已為人臣者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去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往往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亦未明人臣

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

者不赦之罪謂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

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兵之罪謂曰

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

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

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朝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范氏梁嬰父變於知文子文

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固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唯伐君為不可氏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

嘗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

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七射奔

朝歌朝歌屬汲郡後屬晉

按左氏知音智文韓簡魏襄之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

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

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

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

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

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

襄十六年盟渙或賤而稱人四年納捷蒞十七年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謂曰文十五年十七

宋宣元年代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甲。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宮。邾子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審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意。如二十二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戎。六年執。蔡。祁。哀。四年。或書。侵。以。陋。之。書。侵。蔡。祁。八年。書。執。戎。齊。皆。賤。稱。人。侵。鄭。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見。諸。同。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楮。食。反。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反。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國。鞅。入。晉。陽。私。邑。也。寅。言。射。入。朝。歌。公。邑。也。二。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品。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保。以。周。旋。矣。趙。鞅。貪。濟。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其。首。禍。則。又。為。无。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

以。叛。晉。之。大夫。不。忘。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實。然。無。所。悟。聽。其。所。為。及。是。而。二。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盧。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上。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十一。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

晉趙鞅歸于晉。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辛未。趙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鞅歸。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實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命也。入無君。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鼓反詞也韓魏為于偽

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

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

反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

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

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於鞅奉行

天討以整亂臣又亢反苦浪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

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秦盈魚石猶書入至

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

之本也善復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春秋先書鞅

叛繼書鞅歸言已歸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

無罪而歸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

是人主可得而脅反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

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

實欲脅君取國者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

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

臣輒鳴鐘鼓如雉陽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

矣春秋書趙盾殺君而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

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即位益封梁冀萬

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

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殺與歸之

意矣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無專土藏

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疆而正國朝是末大而本

小也又云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書

叛若先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也君與之同心

耳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

至鄙近矣高氏曰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矣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斥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然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无君命鞅據上與兵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魯氏曰按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曾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比如字魯氏曰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矣於道者有誅步過六

尺者有罰孫卿曰商鞅內刻刀鋸之刑外

刑者被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

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幸者用意

刻也有以弒者國言弒無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

弒比也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鮑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臣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鮑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

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敬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十六景五十一靈二十
昭二十宋景二十一惠春衛靈公叔成來奔

式衛趙陽出奔宋景○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掛反奔宋。戊
來奔

公叔戌將去起呂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

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喪息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

富見惡烏故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

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

幾乎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終

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

其身也估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

亂之所從始

于祀安于廟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乃盜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
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于祀安于廟

二月三公作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將歸孫公頓子佗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不死位為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

國又執其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家氏曰楚

中國患首有餘年至是始戰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

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
城頓誅楚而罪陳也家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疆七

而及名者乘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无具

志也○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又及其國聽之也○五月於越敗吳于携李吳子光卒

之陳手携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冉禽焉不動

罪人三行萬劍於頸而解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敵

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

取其獲還卒於陴去携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

行戶郎屬章欲反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

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

于携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

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古外稽古号之上

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

音扶下差初佳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以水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

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書於越甲之也吳雖用夷禮而

民伐國之戒家氏曰書於越甲之也吳雖用夷禮而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作堅又作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

于解上烈之間謀技范中行氏折成鄒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袞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對奔周小王挑甲入

于朝歌周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廬陵李氏曰
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者齊不能定衛
也難公至自會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
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

秋齊侯宋公會于

泚衛崇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齊宋魯
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為
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博謂牽泚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
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
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
業而率二國之君往助叛人彼王國之君其然與之俱
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出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
戰國景公亦有責焉黜書二會皆敗也廬陵李氏曰謝

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泚之會者齊不能清宋難也
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

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

服服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祖實也腥曰服熟曰膳石尚
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

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祭社之肉盛以蜃器

肉曰服禮諸侯執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
不助祭而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

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
尚忽為此牽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眷眷如此

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號而已成肅公受服于

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是齊桓

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

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嚭歸賜
於仲子龍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服於定公

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社為五禮之
首故書社以示貶焉然歸賜為禮之變故啞以家宰而稱

名歸服乃禮之常故石尚為賤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
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賤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

蓋非賤矣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
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

稍振故王季子以為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孔又蕩盡歸

奈何孔子以為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孔又蕩盡歸

奈何孔子以為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孔又蕩盡歸

奈何孔子以為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孔又蕩盡歸

奈何孔子以為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孔又蕩盡歸

之意何足以感調曾哉故天子祭宗廟有古者諸侯共福之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古者諸侯共福之禮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已以脰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春秋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土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然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禮記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行昭於魯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書之何足為祭耶○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五怪反蒯苦怪反蒯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楚蓋歸吾艾殺之謂我陽速曰朝夫人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速不進夫人速曰若乃朝夫人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不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

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讓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無道衛侯西而逐之文無殺已之意太子以小小去之一則譏衛侯西而逐之文無殺已之意太子以小小蒯聵于戚則以罪蒯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師蒯聵戚則以罪蒯也○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事哉且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

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感於南子
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被
不耻召宋朝固亦不召逐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被
左氏所記又前曠出奔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
劉氏曰前曠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
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
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解矣而靈公聽南
子之謬謂前曠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
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誣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
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謬言而非當時之
實錄也
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出
子豈亦與之乎竊考前曠忘父之夜而致他人倫天理
繞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
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人倫天理
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前曠欲殺母得罪於父
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
君之說也待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

情一也然則申生前曠之賢否雖異而
衛公之出奔鄭也
之喪書大夫之奔也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著靈公之无道也
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叛叛而復
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公之弟段
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魯書弟者又以責宋景公之
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大蒐
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于比蒲之禮五年一為若效于此則書而譏亟也○大蒐
此則書而譏罕也
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
所為也
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之
蒐紅政在二相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
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
二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二家且不念邾子曾公
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漸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好偽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棄楚之約盡俘

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

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

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

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

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

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

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

條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則知卜吉可知夫王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

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

必繼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

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

其慢耳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臚俎于大

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

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

僭也魯郊致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二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

寢賜多言者也殺祭傳高寢非正也

不於路寢失其所殺祭傳高寢非正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

薨者惟莊宣成魯宣成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

初立受困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

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

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賢亂臣之惡其辭嚴

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

既奔之後二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靡立正當可以有

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

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桓都之

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

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於文祭以歸疆家此

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人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卒

泚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鄭罕達帥師伐宋罕達帥師伐宋
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鄭罕達帥師伐宋
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雖之為也無競維人豈
不信哉鄭罕達帥師伐宋
叛人此不待敗而罪惡見鄭罕達帥師伐宋
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立之取其秋宋公伐
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
罕達取于于岳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備怨如此正焉
隱公初年公子○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馮之事相類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于蘧挈謀救宋也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救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
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而後伐其次為誠救而次亦誠也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怠於救惠書次不書救則誠無名妄動而非救也齊衛
五氏之次傳云代夷儀垂葭之次傳云代河內皆遣兵
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此云救宋而後不成救是則
書齊衛之三次皆敗爾楚蔡次廢貉而後有伐麋之事
齊衛次五氏垂葭渠蔭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為不
善也此事以觀而義自見矣○廬陵許氏曰五氏垂葭

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存伐晉
之卒鄭於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
善恐非鄭罕達帥師伐宋
事實○邾子來奔喪邾子來奔喪
奔言之邾子來奔喪
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皆終易代弔賻
贈遂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
矣邾子來奔喪
葬之葬而邾滕反行於邾子來奔喪
疆大之國非禮明矣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之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附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也哀公之母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禮故亦書葬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
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
不稱夫人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不稱夫人為隱惡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不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賻仲子會
葬成風深取天王而名家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
夫人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哀也則
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

冬城漆傳書不特告也
公孫曰前年冬城漆其勞
矣哀公初立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
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
人問罪而取謹聞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
也宜哉
汪氏云書不特告夫他國有事或過
時而告於魯宜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辨其
罪乎此非
人情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